
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十二

宋　石介　撰

書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遣僕夫持書數幅見長旄大旆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

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為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恊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幾之上沖然發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潄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頽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㬤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恢閎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以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

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局惟中書憲臺為天子腹心耳目為朝廷總領為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貟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化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令之宰相也小宰則令之中丞也居黄扉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專席葢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臣寮不得而並也衆人不得而為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內修其德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者德宿望忠誠

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胥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口并億萬心如一心如一口無一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正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

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泥埋奸贓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鬭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闥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蝗久為災天下民阻饑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惸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

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徼霞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為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曁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成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獨貞觀開元為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

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為貞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為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也其以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天子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廟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為天子為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為真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為明君臣為賢臣民為良

民百物無札瘥夭殤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恠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氣無自入矣自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黄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閎夭成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

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令相國令中丞逢真運而生聖賢符合千載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間取華塗顯仕克其素量直以得真主逢真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閎夭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憲宗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王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

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得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熙之後而君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曁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天下傾耳拭目日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

貧賤寒餒中胸臆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如袪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墨寫胸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擴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太后出閨闥坐軒墀上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已出宰相百官重足屛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惟器與名假

於廝役非勲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真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真宗之垂法遂隳矣乃削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宫中赫然震怒廹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

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决萬機革故鼎新萬物皆覩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八御藥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名歸中書執政事又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為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同判范仲淹敢言極諫縉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為諍臣又選四御史

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歎頌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矣惟四御史天資忠直魁閎偉傑之氣應時運而生當太后朝能烈烈持綱紀為國家盡死節擯斥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聖英威睿武增諫負廣言路黜僉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曰邦有道則危言危行

御史今得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補之乎待他人拾之乎補之不盡其責他人乎盡在於御史矣夫百錬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其操窮達不易其行真賢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相元微之初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投監察御史劾奏東帥違詔過賦數百萬又奏塗山甫等八十餘家寃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尹房式坐罪稙舉劾之監軍使

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禎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望凛凛天下延想既為權臣所擠黜江陵從通判移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忠骨𡾟為倭氣正色㩭為諛容乃變節從權附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始齟齬自保卒不能復見嘉謨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為後人賤其

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既蹈元之蹶其終無躡元之迹君子曰不欺闇室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令天下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之其欺豈特闇室也其視其指豈特十目十手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宣介頓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足下介閒居嘗讀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炳然有三代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賛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大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國家及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彫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

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
以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
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
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
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
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
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
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者乎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建章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戰定四海內政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數百年希潤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忞懘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正始

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翶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如日月渾渾灝灝

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御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黙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囊筆窮山刋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

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敎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至雄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蘊輿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公之道

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禄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虚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與孔子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也有厥德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

雅世教隳壞扶傾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危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於前介等和於後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楊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令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遣人叩山扉疾叫稱賀曰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寓之內魚蝦之細草木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蝦草木為靈號有知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才美天子聰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起盥漱具冠帶頓首西望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禹湯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磊骨鯁純忠大節有夔龍周召之

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寧宜福祉宜翊輔聖天子萬千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既西鄉又再拜賀曰公昔為御史中丞以去谷應不在已悵然有恨色公今職莞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曹諫議脩古鞠天章詠劉侍制隨李龍閣紘孔給事道輔為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人皆足不得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歷清塗踐更劇任嘉謨嘉猷匪躬之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尚未得罄

輸其忠而大行其道齎志以沒地銜恨於九原不獨五人者以為恨朝廷天下亦為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福壽優游大僚得志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之志釋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懽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為公之賀也雖然難逢者時難得者位道至難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能至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得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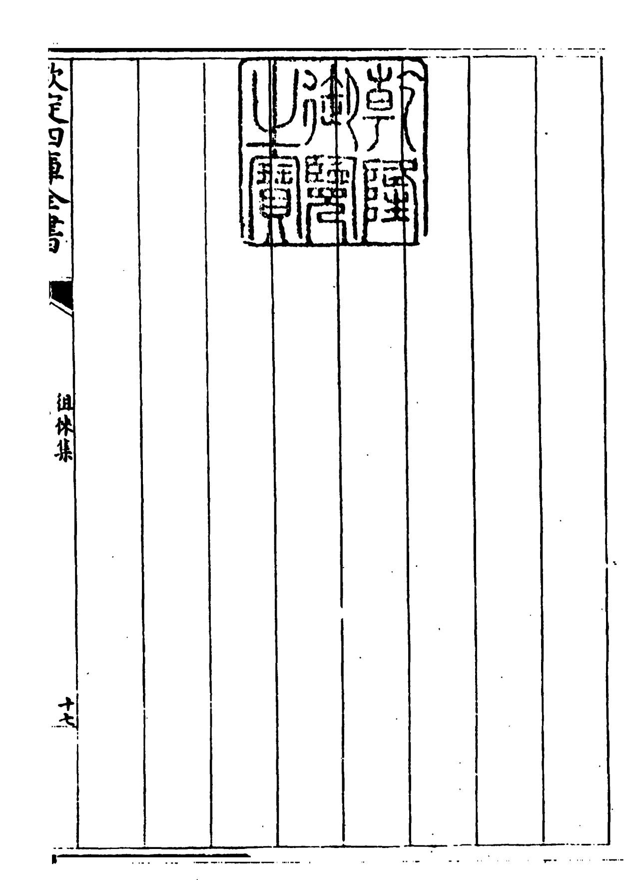
懼時之亟去而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區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慝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道行不出千里令公爲天子柄輔親在宥容位足以行道道行及於天下被於萬物非小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

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已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今斯文也剝且三百年矣剝之將盡其終必有復何者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授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道剝於辛天授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道剝於幽厲天授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

始剥於楊墨中剥於莊韓又剥於秦莽又剥於晉宋隋梁陳五代終剥於佛老天授之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孔子之道復令斯文也剥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横席終夜不寢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宣介頓首


乾隆御覽之寶

徂徠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徂徠集卷十三

宋 石介 撰

書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刋木决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周公踐阼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絶彝倫攸斁夫子作春
秋明易象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
路儒幾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潛
矣楊雄作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晉宋齊梁
陳並時而亡王綱毁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
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以
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
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法

言脩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欃槍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塘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賔之真宗脩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嗣興制度既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成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

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

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雷為之體花木為之象也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鎪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

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為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為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内外何由别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為今之時弊也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恭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

興神悚則天下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真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閤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為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則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爭逾時也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癁適心守正閤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

進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栁仲塗張晦之之文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没晦之死加之公踈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棲栖鄉閭閭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旨接響得施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光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末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弊彫刑元化之文物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閤下一日

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定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材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義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强禦今如舉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甞與之遊入齋中竊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

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貞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法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莠辨令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者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安也昨

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名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家惜之伏惟閤下時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渺小也閤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渺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乎蓋知建中之深令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閤下矣捨閤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冐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云云不宣介再

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没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

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近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既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

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冦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於魯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踰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夫夫子傳四十餘世近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

領其屬令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威作福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墀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

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畢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賛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覲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

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
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名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
來自陛下獨決萬幾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
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欝然不
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
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其官爲其官時忠鯁直讜
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

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令爲其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用物塞其耳如有蘂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無覩而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

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稍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

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懐之用之則肯已乎寔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毁不已無足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范思遠書

介再拜以為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萬世下稱為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為相者也黄帝

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凱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周之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聖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才大畧裁決庶務皆自意出資材豈下於前代數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元老詳定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閎博達卓犖英偉之士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

又自河北名李爲知雜自陳州取范爲諫官復三命御史位中外胥忭人神相歡皆以爲得人海内耳目清明復見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爲輔相之道也天下欲不嘉享太平基緒欲不洪永不可得也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幾之務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爲之求之於朝不足乃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閎俊奇頴有逸羣之材青州田直諒智

辯通敏有適時之用則俱薦之於帝顯用其人國家方革故鼎新更脩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天下英雄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有大勲於國家矣然而於京師南三百里拔一竒又於東二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為天下之賢無遺矣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宗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研而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故能言

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説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才用足學術通而智畧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志道束髮嗜古學為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誘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為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莅大事凛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其道施於天下不能

及三王猶可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固敢謂天下之賢也鄜州道倅屯田李貟外一見稱服謂之絶倫李亦有引拔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已於今月一十九日狀其實奏上得特名試令聞乞令試策應朝廷不悉知顧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中昨晩偕計西去得見足下覩其人始知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九十二篇僅

數萬言今封去惟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竟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謂其與道合以為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以為如何古聖人之道榛荊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嫉之如仇幸與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遠豈不

念之其奏草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常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像以為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為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從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像公讚三皇三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為而為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

公夫道之盛莫盛乎皇黄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黄帝為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堯舜為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為王後世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真吾師乎夫禹湯文武周公猶不能及而佛夷狄之人乃過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夷狄之人加於二帝三王之上也欲引夷狄之道行於中國之内也夫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

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為三教謂佛與老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俱為聖人斯不亦駁矣乎介不曉公之旨何為而為是言也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序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為患佛之悖道佛之壞亂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黄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

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誠不識公何為而為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為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為法言其何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宜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羣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

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絶異端出羣子紛紛然以白黑相諭是非相正學者不知所趨僕射滁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途能得聖人之道如親授之為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搢乂耆明冠於百辟國朝聲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之言無所取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甞親炙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

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
天下幸甚矣陳言以諷傳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文猷
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攣於外竊聞新命嘆
嗟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
宣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令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
聖之垂憲成法立為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

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寛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寛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所在方册坦然明白守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臣下罔攸禀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者也執事往為貟外郎顧天下之冗有六猶嘗憤然扼腕欝欝不平足

踏天扉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呌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今執事為京東十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治務去十八州之冗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事之帥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修舊舉廢而已其亦輔治之功萬一惟執事施之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談也不宣介頓首再拜

徂徠集卷十三

徂徠集卷十四

宋 石介 撰

書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己內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志也夫父不得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獲也夫不得養其婦不獲也然此為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

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如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卧巖石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毫一髮以及於其民貧賤阨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日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為不獲甚矣噫難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於科名希朝廷

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聞以取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宜皆為不獲責工以商之事強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濕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此不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鬓盡白棲遲於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為不獲也伏惟閣下之心伊尹

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内有不獲者乎一夫不獲伊尹如已内於溝中如先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閣下宜當如何种放隱終南當時公卿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宗一降鶴板之命真宗三詔遂起至今以為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惟閣下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畧張雜端明子

京富彦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緼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名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雜端安撫廻嘗許論奏閣下令能薦之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閣下矣州縣吏麄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閣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為利不細

閣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契皋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逄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

乎諫有愎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為之君雖龍逄比干為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為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為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為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逄比干而為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逄比干非欲其誅夷也盡為臣之定分惟忠是求守事君之大義惟禮是蹈雖世

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可廢乎故龍逄比干效死而不廢忠書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羲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雷聲一朝崛然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幾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藥官頹風掃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

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名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為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偉哉雄斷睿畧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材畧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予願為良臣獨無媿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

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日也日月沒氛祲掩六合天為之昏日月升烟霧卷四遐天為之明御史君之日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為之昏御史舉厥職姦宄竄四夷君為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下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正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又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終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為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搢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誠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

意失天下名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
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阼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淩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删詩書定禮樂贊易彖脩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沒微言遂絶楊墨之徒充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闢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楊雄以一木支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楊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

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絶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三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詆力排毁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斯四賢者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為職在於已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缺壞聖

經喭離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閒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絶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竆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粗存猶愈於不為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

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髙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髙如不登矣况其有中道而將止者乎介幸而不從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其援我乎我其躡足下屐聳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為半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黄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藴六經詩易春秋為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

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説易有伏羲文王之叙推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逺始受業於于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已拳拳服膺矣明逺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根荄而搴菁英出紅壓而磨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為諸子師明逺勉之不宣介再拜

上王沂公書

九月一日南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謹頓首百拜獻書於資政僕射沂國公閣下頃年相公鎮守青土介嘗一拜麾下後一年相公移城大魏道出於鄆介時為鄆吏復一謁路左相公自洛還京首拜樞府介時在睢陽實曾妄納芻蕘相公再歸政府介復冒陳狂簡在青與鄆相公俱賜燕坐教以仕宦為政之大方及後兩肆瞽言進愚說相公亦廓然見容不賜罪戮介又嘗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在不測相

公從容救解不置於法斯介受相公陶鈞長養實為厚矣犬馬猶知有報恩况頂天履地手執卷口誦書被仁義忠信之名知堯舜周孔之道反不能竭區區之心効鄙夫之知答其一二又念相公初事先朝皆以直道爰相令主罄於忠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間言史官秃毫刓硯書功不足儒生磨石灑墨紀德非暇豈復容不肖之介有所進説於前也雖相公運大鈞執大柄通二十

年賢者獲進不肖者退鄉里獨有一趙師民相公待之素厚知之素深竟不得進一階天下之士竊有怪之者或曰相公陶養萬物平均四時顧天下有一夫不獲一物失所若已内於隍中豈獨遺於師民也蓋嘗聞於相公以與師民同鄉里遠嫌避謗故不敢薦非相公遺之也介聞之甚疑决知非相公之語夫廟堂之上舉制度出教化施誥命行賞罰進百官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繫四海之安危一令臧否繫社稷之休戚舉一

制度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舉出一教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一誥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賞罰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行况進百官退百官耶合天下之大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曰疏遠人不謂之公令其子弟茍有如稷契臯陶曰吾避嫌不敢舉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己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今但蠻夷僻陋取一人舉之其人不賢曰吾不私親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己而忘國家顧

一身而遺四海也夫天子端居深宮不能盡知天下之賢不肖乃與宰相進退之進賢退不肖皆歸諸天子而今相公乃謂恩與怨皆在於已其私甚矣相公服膺古人之道豈不知進賢退不肖歸諸天子而謂舉一師民以同鄉里為嫌介故曰決知非相公之語也且師民天下知其有學問有實行師民昔未仕居臨淄故曹大尉瑋滕給事陟今彭門相國與今大參韓侍郎相次領青州皆謁見其人遣客敦勉願一致門下識其面目及名

試禮部時故翰林劉承旨馮侍講及今叅政公韓石二禮部同司衡四公久籍師氏聲譽特署師氏坐席俯都堂下來一見其標采師氏每行通衢間四方之士環繞觀之入試貢闈則諸生皆閣筆從其後求釋其題義李冠廣場中傑傑然露角頭者也就師氏質疑焉冠剛褊自伐未嘗許可人每談師氏不容口故僕射孫公號為鴻儒碩老服師氏學問博以為己所不及今南京夏尚書自謂當世人傑尤少所許與每稱師氏以為盛德君

子孫則嘗辟師民在魯學中夏在青州以兩子受經師民在南都又奏入幕府南都之奏有曰文學德行罕有倫比當改安撫之任時又以京東士吏之賢者徧稱之於上獨師民得文學之目張諫議傳恭謹畏慎亦嘗薦師民之長至若明刑部鎬張工部錫程職方賁宋按察夏實有風采並舉師民之學請備天子顧問然則上至公卿大臣下及遠方士人莫不知師民之有學問有行實也相公當天子前昌言其人之能請天子置在文林

書殿中師民之博學多識廣聞强記其不負相公之舉明矣公卿大臣亦必皆曰相公舉賢也非私鄉里也相公宜舉而不舉竊有惑焉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見聽納但得沽激好名躁進之論父兄教戒親友勉諭以為未得其政不若畜之於身待其當位然後施之於事介省思之亦深以為是今復不能默者竊念師民五十歲矣有書萬卷腐於腹中凡百工至賤學得一技人未知之猶鬱鬱抱歎伸吟屋下思呈露於天子前以不負

其風昔之心況師民腹周公孔子孟軻之書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四十年拳攣蟠蟄於東海濱未得對天子一啟齒其人之心何如也介深痛師民已老東州文人如田詔君諒賈殿丞司髙端公弁劉節推顔皆連蹇當時至老不達後生有師民其蹤迹復如此縱天不祐斯文相公其忍棄之竊謂師民孤薄前六七人極力援引竟不得進若非相公洪鑪鉅鎚莫能成就介故復冒前所言沽激好名躁進言於相公前干瀆台嚴恭俟誅戮

不宣介惶恐戰汗頓首百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䣛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餒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餓蠻荒投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於死爾自古

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呌訴以求恤於人是茍避死耳丈夫羞為嗚呼石氏自周漢以來至於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咸未改葬此真可以謂之憂患矣不哭號呌訴以求恤於人則無以能濟茲介所以數百千里之外聲盡氣絶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謂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氏之葬可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至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

先人沒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戰戰慄慄若懷氷炭若負芒刺大懼墜先人之命移天下不孝之罪集於厥躬小子受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魂無所依歸是用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嗚呼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民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

附徂徠者磽确種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閱歲汶溢為害
逢歲大有囷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禄賜介又
幸有秩始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禄賜絶介服喪秩亦
闕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
為災三百畝之田不饜水則飫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
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為五十口衣
食之用今兹大事當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嘗
聞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

縗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絶糧不能成名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逺謂之仁二公之施至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逺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令介之窮過於彼縗服與

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扬介之窮而成介之

莫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

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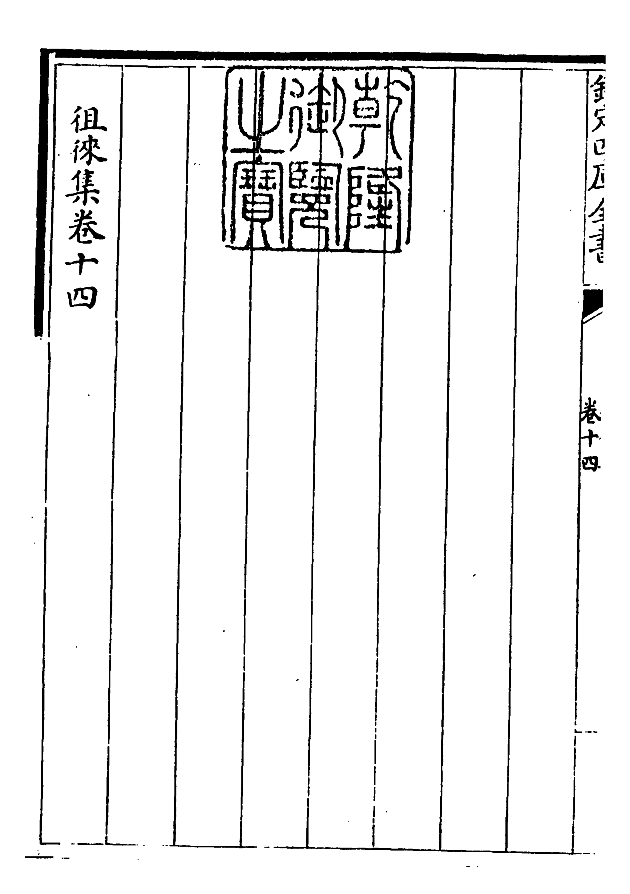
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

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

覩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服行而不倦者也魯

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師於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宋梁隋至於五代魯幾何不被髮而左袵矣遭乎老泪於莊韓亂於楊墨逼於佛道幾何不絶紐而墜地也今魯國儒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絶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

凜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館與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興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道果自閣下先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也編寫成輒敢寄去輕冐台嚴不任戰悚之至不宣介頓首



徂徠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徂徠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徂徠集卷十五

宋 石介 撰

書

上孫少傅書

百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戎狄之外夷蠻之間去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

終左衽而言終侏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隅數千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數萬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七十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鍵鑰扃鐍以固也半有人壞墉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放諸四夷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家乖而離之合諸妖

妄邪誕之說復有縱横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蠭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瀆溢於防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焉譬諸塗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夷或之於貊無所會焉雖孟軻楊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其横流頹波會於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失之奔溢流散常不勝防矣一人闢之萬人塞之蕪沒榛莽常不勝闢矣故聖人之途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

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缺廢久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引寖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支離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删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

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揚子曰萬物紛錯則諸經衆言殽亂則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適於堯舜文王則為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為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

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翺之徒隨之而師皆能受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閤下而學乎顧閤下獨不欲傳授於其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甑隨地不顧

而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明知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墮地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閤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所知肆其説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皇悚戰汗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岸見訪以永叔書

為既且驚且愉介嘗自以駑下不敢輒託賢俊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殷殷勤勤數幅遠致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頗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閾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𢿱塞目有所未見

也永叔論得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自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迨於弱冠至於壯積三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無可柰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為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

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此為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爾取高爾似不知我也夫好為詭異奇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為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為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為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浮險怪放逸奇民投諸四夷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為之乎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

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嚚嚚乎聲附合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為楊億其衆嘵嘵乎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為且常力擯斥之天下為而獨不為天下不為而獨為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為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臯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臯陶伊尹不脩乎德與行特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間將以取髙乎又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技以事上者與夫臯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韓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臯陶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

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臯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也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教人為師有率然筆札自為學者所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智信教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

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時之詩伏羲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嘗違諸身也教諸生為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為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為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為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焉率諸生以道納諸生以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

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畧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宣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愊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青州青

州之牧是天章閣范公公朝之正人雅儒名臣冕旒之前廟廊之上議論軒墀肆直而敢言者有公殿閣之間朝野之内風采巖巖凝峻而可瞻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寛而容禁網踈而不漏刑賞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濶達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横膝與諸寮讌語襟度夷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走以百數公臆决頤指在俄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以翕巻舌趨走承命而已

屬縣束手無事供諭應教而已臨朐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楫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慮昏憒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里靦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禄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

之間悃愊逼切雖宂賤疎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職誠干冐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南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黄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為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

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況三為祭酒再為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間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侍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卧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升斗祿以養妻子中無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祿不窮於所以為孔子若先生之

窮窮於身而不窮於道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饑寒之憂而且再世未葬亟謀襄事彼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謂先生之窮也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宜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閤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粼粼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一牓狀元君馳文章聲軒軒壓南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絡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籍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淋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蹟者十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閤下

與嚴上人臺集序相示淵深純粹雄壯高校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黄州孫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踈劉子望又零丁孱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别復自翰林楊公倡淫辭哇聲變天下正聲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絶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誰其

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且道之重也不以非常力莫能舉之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力所能維持之哉故常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為宗主使主盟於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前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而訪以尋之未得且臨滄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大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貶斥淫辭哇聲獨以正音

鼓唱乎羣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令文章聲琅琅落天下不三四年翱翔入西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廊凝猷鼎席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能維持之而不絕乎地時無君已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赫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

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薫然游乎至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文之弊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閤寺以賀斯文不墜於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一牓之得人矣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刀仗戈力與熙道攻浮偽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實淺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與鼓軻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為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鋭摧堅陣破强敵佐元戎周旋焉雖三戰三挫於罇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竪子輩首至於麾下使

斯文也真如三代兩漢過於李唐萬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甞自視身不滿七尺見人語吶吶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蹌為書生於斯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戴鐵鍪前後馳十萬騎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甞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勇過於孟軻此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矣昔熙道常見誨

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有知之甚熟不能即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與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令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善拳拳服膺者也顔子幾自誠而明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

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呌大號呌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已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呌且號先生何如介後始知其呌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説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事逺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祀祭養妻子之具

亦且為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然後為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問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謂熙道言天感應為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為說曰天地大果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天說曰致雨返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晳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

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雊于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麰火流于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沴彝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為之說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惑天為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潦七旱天豈警戒我乎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豈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

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彝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也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為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

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騭下民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凞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

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集卷十五